

总 主 编: K·弗兰姆普敦
副总主编: 张钦楠
本卷主编: 关肇邨 吴耀东

20 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

1900-1999

第 9 卷 东亚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

1900-1999

第9卷

东亚

总主编: K·弗兰姆普敦

副总主编: 张钦楠

本卷主编: 关肇邨

吴耀东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9):东亚/K·弗兰姆普敦总主编,
张钦楠副总主编;关肇邨,吴耀东本卷主编.一北京: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1999

ISBN 7-112-03707-7

I. 20… II. ①弗… ②张… ③关… ④吴… III. 建筑艺术—东亚
—现代 IV. TU-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11446号

责任编辑:王伯扬 张惠珍 董苏华

装帧设计:黄居正

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

1900-1999

第9卷 东亚

总主编:K·弗兰姆普敦

副总主编:张钦楠

本卷主编:关肇邨

吴耀东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电分制版中心、伊诺丽杰设计室制版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9×1194毫米 1/16 印张:20

1999年5月第一版 1999年5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6880.00元(共十卷)

ISBN 7-112-03707-7

TU·2851(900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

1900-1999

第9卷

东亚

20 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 1900-1999

总 主 编: K·弗兰姆普敦
副总主编: 张钦楠

第9卷 东亚

本 卷 主 编: 关肇邨
吴耀东

综合评论作者:
邹德侗 (中国)
龙炳颐 / 王维仁 (中国香港)
铃木博之 (日本)
金鸿植 (韩国)

本卷评论员:
傅克诚 (中国)
金鸿植 (韩国)
龙炳颐 (中国香港)
马国馨 (中国)
长岛孝一与提名组 (日本)

本卷顾问:
朴吉欧 (朝鲜)
米亚格玛 (蒙古)
章明 (中国)
周凝粹 (中国)

翻译: 吴耀东 (日译中, 英译中)
汤纪敏 (英译中)
潘宜勇、朴英玉 (韩译中)

20 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 1900-1999

顾问委员会

萨拉·托佩尔森·德·格林堡，国际建筑师协会主席
瓦西里·司戈泰斯，国际建筑师协会秘书长
叶如棠，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
周干峙，中国建设部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
吴良镛，中国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周 谊，中国出版协会科技出版委员会主任
刘慈慰，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社长

编辑委员会

主 任：K·弗兰姆普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副主任：张钦楠，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

常务委员

J·格鲁斯堡，阿根廷国家美术馆馆长
长岛孝一，日本建筑师、作家
刘开济，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
罗小未，中国同济大学教授
王伯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副总编辑
W·王，德国建筑博物馆馆长
张祖刚，中国建筑学报总编辑

委员

Ю·П·格涅多夫斯基，俄罗斯建筑家联盟主席
关肇邨，中国清华大学教授
R·英格索尔，美国锡拉丘兹大学意大利分校教授
V·M·兰普尼亚尼，瑞士高等理工学院教授
H-U·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
U·库特曼，美国建筑学作家、评论家
林少伟，新加坡建筑师、作家、教授
R·麦罗特拉，印度建筑师、作家
J·泰勒，澳大利亚昆士兰理工大学教授
郑时龄，中国同济大学副校长、教授

责任编辑

王伯扬
张惠珍
董苏华

装帧设计

黄居正

本丛书是中国建筑学会(ASC)在国际建筑师协会(UIA)支持下为 1999 年 6 月在北京举行的第 20 届世界建筑师大会而组织的，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贺 辞

国际建筑师协会主席
萨拉·托佩尔森·德·格林堡

我们世纪的一个主要特征是速度。通信、技术发展、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哲学观点的演变等，无一不是在高速进行。与其他行业一样，建筑学也受到这种经常性的变革愿望的影响。

20 世纪的头 10 年就看到建筑学与过去的决裂，寻求能代表时代精神 (Zeitgeist) 的意志：理性的、工艺的、纯粹形式的和运动的精神。很多人写到国际主义，承认它是时代的特征。全世界的评论家都欢迎把这种新的建筑学引入其地方条件。人控制着自然，认为自己拥有改变世界的手段，没有任何事物能阻止，直至遇到了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社会带来了新的途径。新的形式以新的表现主义成为一种象征，被破坏的城市的重建促进了人类理想的重新表述。人们对工艺技术的极端称颂成为对未来形象的描述。新的结构系统被采用来开拓幻想。另一方面，有人认为美好未来应当从传统出发。现代运动的乐观主义被一种更为现实的宇宙观(Weltanschauung)所替代，虽然不那么理想，却更接近于普通公民的观点。

在 60 年代，现代主义被宣布死亡，后现代主义出现。现代城市被责怪为破坏人际关系的罪孽，人们又倾向于以传统街坊为基础的新理论。历史类型的重新出现成为寻根的答案，不论是硬搬的或阐释的。奇异的空间、古典的语言或社区的参与设计决策等都是后现代的主张。

但是也有一种演变其前任现代运动语言的向前看的观点，雕塑形式、巨型结构和高技术等，都是反对历史主义的立场。前者从过去寻求解答，而后者则试图探索未来。

解构主义和批判地域主义等批判性学派正在终结这个世纪，前者以激进的方式给现代建筑语言赋予新的意义。后者则试图在地方文化和国际影响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我们希望本集锦所收集的作品将会通过对一个共同语言——国际风格——在无可重复的地区应用中的不同阐释向有兴趣的读者提供 20 世纪全球建筑创作的丰富多彩和广阔途径。



萨拉·托佩尔森·德·格林堡

国际建筑师协会的现任主席，1996 年被命名为本年度的墨西哥杰出妇女。

她作为格林堡与托佩尔森事务所的合伙人，在为私人客户设计实践之外，还设计了住宅、工厂、教育、文化和低收入者住房等公共建筑。她在过去 25 年内是阿纳瓦克大学教授，从事建筑史的教学并指导建筑和城市设计。

在 1998 年 5 月，她被法国文化部授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她是墨西哥建筑学院院士、美国建筑师学会、加拿大皇家建筑师学会和尼加拉瓜与委内瑞拉建筑师学会等的名誉资深会员。她被阿纳瓦克大学授予杰出学术奖，还荣获 1996 年的克鲁兹专业成就奖，1996 年的为表彰妇女在文化和科学领域中成就的扎吉尔奖。

她毕业于墨西哥国立大学建筑系。

1999 年 5 月

贺 辞

国际建筑师协会秘书长

瓦西里·司戈泰斯

瓦西里·司戈泰斯

1934年出生于希腊雅典,1957年毕业于开普敦大学,随后即开始个人的建筑实践,设计的项目包括公共、工业、商业、娱乐、医院建筑和旧房改造与景观建筑。他曾任国际建筑师协会希腊分会主席(1981-1993),第二大区副主任(1990-1993),并从1993年起担任其秘书长。他是许多建筑师学会,如澳大利亚(RAIA)、俄罗斯(UAR)、菲律宾(UAP)和哈萨克斯坦(UAK)的名誉资深会员,欧共体关怀残疾人委员会委员(1989-1993)、希腊森林协会和斯巴斯的克斯协会成员。



当中国建筑学会提出要出版一套10卷本的包括本世纪内1000个建筑的丛书时,我认为这看来像是件赫丘里士式的工作,实际也确实如此;同时,这件工作又使人向往。在组织编撰这套丛书中,中国建筑学会虽然面临各种困难,但它依靠忠诚、毅力、知识和鉴赏能力,终于使其成为现实。这确实是个给人印象深刻的成就。

通过本丛书,世界建筑以超越地理和文化的高度得到展示。当人们对在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建筑进行对比研究时,它本身就成为一种教育。随着时间的推进,我们可以看到地方传统的逐步削弱,以及超民族建筑的影响加大。这种平均化的趋势又使地方文化的认同性重新抬头。这些趋势在本丛书中有明显表现,使我们产生一种愿望,希望在现实的、全球化的、进步的建筑媒体和不可或缺的建筑遗产之间能维持一种更为平衡的共处。

本丛书所选的许多项目多年来已成为美学的教材。通过这套丛书,它们将在更多的读者中继续发挥作用。当然,我们可以列举远超过1000个的项目。我们既拥有无数优秀的个体建筑,也拥有大量的优秀的群体建筑。它们都为未来指明了方向。

国际建筑师协会(UIA)在北京召开的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成为本套《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的启动点绝非偶然。北京是正确时间的正确地点。在本世纪终了的时刻,它试图总结本世纪的建筑学,与大会的主题《21世纪的建筑学》正好呼应。

本丛书可以作为学者、学生和建筑师的参考文献。这是它的一个目标。另外一个目标就是面向公众舆论。我们希望本套丛书将超越我们的专业圈子。丛书的表达方式可以延伸到外行并与他们对话。如果它做到这一点,而它肯定能做到,那么它还可以推动公众舆论,促使公众更能接受高品位的建筑。只有当公众具有建筑鉴赏能力,才能使我们的环境建设达到规划设计的标准。

我们要感谢中国建筑学会,感谢K·弗兰姆普敦、张钦楠和所有对本丛书做出贡献的人们,感谢他们为丰富我们对本世纪建筑的知识所提供的这样一套出版物。

我们展望前面的成功旅程。本丛书将继续得到国际建筑师协会的全力支持。我们深信它将为建筑界提供卓越的服务。

1999年5月

贺 辞

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
叶如棠

20 世纪世界建筑的一个纪录

为了配合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中国北京的召开,中国建筑学会在国际建筑师协会的支持下,荣幸地向世界各国的建筑师们奉献上这套 10 卷本的《20 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作为本世纪国际建筑师丰硕业绩的一个历史纪录。

为了更好地反映本世纪建筑创作的发展,我们荣幸地聘请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教授,知名的建筑评论家 K·弗兰姆普敦先生为本丛书的总主编,同时聘请了对各卷所覆盖的地区熟悉的专家担任主编。整套丛书选择 1000 栋建筑(或建筑群体),通过每卷五名至九名评论家的推荐和投票按五个时期(本世纪每 20 年为一期)选择有代表性的建筑。

作为一名建筑师,我深切地理解到我们所肩负的历史责任。每个建筑师在自己的作品中都在书写和阐释着历史,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反映他(她)的时代、民族和地区的文化特征。因此,20 世纪的世界建筑也就是一份 20 世纪世界文化发展史的纪录。我为我的前辈和同行们所做的杰出贡献感到骄傲。我相信每一个接触这套丛书的人都会有同感。

20 世纪在人类历史上将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进入史册。尽管发生了两次惨痛的世界大战和无数次的地域性战争,人类终于认识(或开始认识)到不同民族、种族、文化和信仰的人们和平共处,为持续发展共同努力的必要性。

在 20 世纪中,科学技术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使各国从工业革命进入到信息革命的时代,也为许多新的建筑流派,建筑类型的产生和发展提出了物质基础。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世界各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越来越具有某种全球化的趋势,但与此同时,随着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世界各国原有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也得到了更大的关注和新的诠释。本世纪各国建筑文化的发展,充分证明了带有全球性特征的科学技术与各民族和地区的文化发展是完全可以并驱前进的。多种民族和地区的多元建筑文化的发展,使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尽管我们知道,本丛书所选择的 1000 栋建筑只能是 20 世纪各国建筑师创作的极小部分,我们仍然相信,在众多专家们协同努力下产生的这套丛书,可以成为基本反映本世纪世界建筑成就的一份有价值的纪录。通过它,人们可以更加满怀信心地走向新的纪元,开创新的辉煌!

1999 年 5 月



叶如棠

中国建筑学会现任理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副部长。他于 1940 年出生于中国宁波,1965 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其后,他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其作品包括住宅、学校、剧院、旅馆、医院和会议厅等。1985 年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国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长,他致力于改革中国建筑师专业实践,推行了从院校教育评估到注册考试的完整体系。他还负责建立了中国近期建筑遗产的保护名册。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建筑学会于 1996 年赢得了为国际建筑师协会在北京举办第 20 届世界建筑师大会(第一次在亚洲举行)的委托。他在 1996 年当选为国际建筑师协会理事,并先后被香港建筑师学会、日本建筑学会、美国建筑师学会选为名誉资深会员。后者在 1998 年还因他对世界建筑师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授予了主席奖。

总 导 言

总主编

K·弗兰姆普敦

K·弗兰姆普敦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文物保护研究生院的威尔讲座教授。他是许多知名的建筑理论和历史著作的作者。其著作包括：《Modern Architecture, A Critical History》(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0, 1985, 1992)和《Studies in Tectonic Culture, The Poetics of Construction i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Architecture》, edited by John Cave (Cambridge: MIT Press, second printing, 1996)等。



分区与提名的方法

当我们接近新的千年时，难以想象有比试图对20世纪整个时期内横贯全球的建筑创作做一批判性的剖析更为不明智的事了。这一看似胆大妄为之举，由于我们把世界切成十块巨大而多彩的地域，每块各占大片陆地，在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时间表和政治历史上各不相同，而稍为减轻。

除了庆祝千年转换之外，可以证明此项看似唐吉珂德式之举为有理的一个单一因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作为一个快速现代化的国家，有多种迹象表明它不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后工业社会。这种崛起促使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为配合国际建筑师协会(UIA)于1999年6月在北京举行20世纪最后一次大会而宣布此项出版计划。

尽管在此项百年评介之举的后面有着多种动机，作出编辑一套世界规模的精品集锦的决定可能出自两个因素：一是感到有必要把中国投入世界范围关于建筑学未来的辩论之中；二是以本世纪初外国建筑师来到上海为启端，经历了一个世纪多种多样又举棋不定的折衷主义之后要重新振兴中国自己建筑文化的愿望。

在把世界划分为10个洲级地域后，我们的方法是为每一地域选择100项均衡分布在本世纪中的典范建筑。原本的目标是每20年选20项，每一地域100项重要作品，全球整个世纪选1000项。然而，由于在本世纪头25年内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不同，在有的情况下需要把前20年的分配数让出一半左右给后来的80年，从而承认当“现代时期”逐步降临时世界各地技术经济发展初始速度的差异。

10个洲级地域的划分如下：1.北美(加拿大和美国)；2.南美(拉丁美洲)；3.北、中、东欧洲(除地中海和俄罗斯以外的欧洲)；4.环地中海地区；5.中、近东；6.中、南非洲；7.俄罗斯—苏联—独联体；8.南亚(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9.东亚(中国、日本、朝鲜、韩国等)；10.东南亚和大洋洲(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塔斯马尼亚和其他太平洋岛屿)。

这一划分一旦取得一致，接下来就是为每一卷确定一位主编，其任务是监督建筑作品选择过程并撰写一篇综合评论，对本地区的建筑设计做一综合叙述。这篇综合评论的目的除了作为对本地区建筑文化演变的总览之外，还期望对在评选过程中由于意见不同，疏忽或偶然原因而难以避免的失衡做些补救。评选由每卷聘请的五名至九名评论员进行，他们是建筑评论家或历史学家，每人提名100个典范作品，由主编进行综合后最后通过投票确定。

我个人的贡献可以视为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对这种人为的地理分割和其他由于这一程序所必然产生的问题进行补救。然而，在进一步论述之前，我必须说一下在总的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有争议的现代建筑和似传统建筑之间的区别。后者承认现代化，但主张以某种措施考虑文化延续性和抵抗性，因此而被视为“反动的”。这样，人们会发现各卷之间选择的项目在性质和组成上有甚大的不同，不论是在设计思想上，或在表达时代的技术和社会特征方面。

在这传统和创新的演示之外，另一个波动是更难解释的同一时间和地点发生的不同建筑表达模式，它们不仅在其强度上不同，而且作为一种文化势力或运动的存在时间也大相径庭。为了说明这种变化，我们可以芝加哥的草原风格为例，它从1871年的大火到1915年赖特设计的米德卫花园(Midway Gardens)之间是连续发展的，但其后这一地方运动就失去其劲头和方向；与此相反的是南加州家居发展的长得多的轨迹，它从1910年I·吉尔设计的道奇住宅开始，到60年代洛杉矶的最后一座案例研究住宅为止，佳作延绵不断。同样，我们可以提到德国在1905年至1933年间特别丰产的时期，以及在芬兰、捷克和斯洛伐克同一时期的状况，其发展一直延伸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人们也可注意到：这两个国家对激进现代建筑的培育离不开国家作为进步现代力量的概念。类似的意识形态上的民族文化轨迹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荷兰的特定时期上也可看到。

我们还可以看到与结构工程学相关的文化如何因时因地变化，在某个国家其技术潜力和优雅可塑达到特别高超的程度，而另一国家尽管掌握其普遍原理，却逊色甚多。于是，在1918年至1939年间的法国、瑞士、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西班牙可见到真正出色的结构工程文化，尤其是在钢筋混凝土领域，而英美国家在同一时期内却只有最实用主义的构筑形式。在英国，唯一的例外是工程师E·O·威廉斯的工厂建筑和丹麦流亡工程师O·阿鲁普的作品。在美国，在混凝土领域的例外案例是巨大的水坝，特别是在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以及在科罗拉多建造的巨石坝。

当然，在世界范围内，技术经济发展的速度是大为不同的，至今，还有前工业文化，乃至前农业、游牧、部落文化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生存下来。同时，有组织的建筑产业连同建筑师职业实践在许多国家仅仅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这种前建筑师的建造文化，B·鲁道夫斯基在他的1963年出版的书中用了《没有建筑师的建筑》这一标题。今日在所谓第三世界中却出现了扭曲的反响，在这里的许多大城市周围，出现了自发移民的集

合，在自占的土地上，没有足够的基础设施，也就是无水、无电、无污水处理等人类密集居住场所为健康生存所必需之物。对此，我们得承认一个严峻的事实，这就是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每年建造量的不足 20% 才是由职业建筑师所设计的。

综合评论

本卷主编

关肇邨 吴耀东

20 世纪的东亚建筑

一

20 世纪世界建筑的发展演变充满革命性且丰富多彩。长期以来，欧美建筑在 20 世纪世界建筑的舞台上唱着重头戏，其形成有着深层的内在原因。大量的世界建筑史书，基本上可以说是以欧美建筑的发展为主线。20 世纪欧美建筑的发展从新建筑产生的萌芽期开始，历经初期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多种思潮和运动的荡涤与洗礼，其中每一阶段都对东亚建筑有着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当世纪末回首 20 世纪世界建筑发展的时候，我们同时也把关注点放在了与主流的欧美建筑同时并存的东亚建筑上。

研究东亚建筑，存在几种不同的背景和视点：一是在整个世界建筑的背景和框架内对东亚建筑进行研究；其次是立足于东亚地区来研究东亚建筑；再次是立足于东亚内的不同国家和地区来研究东亚建筑。本书的原始资料基本来源于东亚各地的学者对本土建筑的研究成果，通过编辑整理，试图把东亚建筑的整体发展脉络呈现出来，展示出 20 世纪世界建筑发展的多样性、地域性和丰富性的一面，同时，补足和完善 20 世纪世界建筑的整体发展面貌。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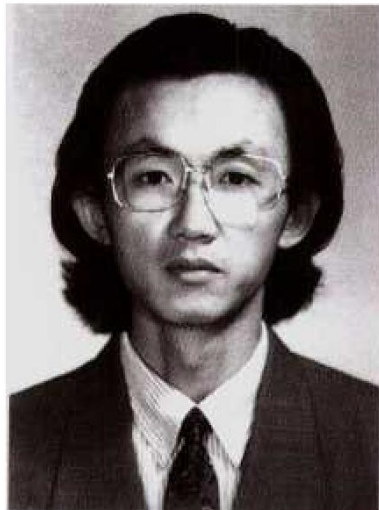
东亚在地理位置上处在亚洲东部，包含了中国（包括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日本、朝鲜、韩国和蒙古等国家和地区。在近代以前，东亚各国可以说都处在中国文化圈的影响之下，近代以来，特别是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在与西方外来文化相撞中，有的脱开中国文化圈而向西方文化圈靠拢，有的则处在自我探索的路途中。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 20 世纪的东亚各国都面临着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这种碰撞从对抗、对立，到接受并多元共存，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经历和时间表，而本土意识的觉醒是近年来东亚各国普遍呈现出现象，即所谓结合本国或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来探索适合自己的建筑道路。

20 世纪世界的动荡变化是史无前例的，二战后的世界被划分成了美国及前苏联支配下



关肇邨

1929 年 10 月出生于北京，1952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并在清华大学建筑系执教。1981 年至 1982 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作访问学者。长期从事建筑教育、建筑设计创作和理论研究工作，完成的设计有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目前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耀东

1965 年生，河北省邯郸市人。1987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1992 年至 1995 年，在日本东京大学留学，1995 年获清华大学工学博士学位。现任清华大学副教授、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世界建筑》杂志副主编。

已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专著有《战后日本现代建筑发展史》、《日本现代建筑》。

曾参与了 10 余项工程的建筑设计及方案竞赛，其中包括清华大学技术科学楼、云南省自然博物馆、中国国家大剧院等。

的两大阵营，开始进入冷战时代。东亚建筑也伴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发展出美国建筑和前苏联建筑两个阵营，日本、韩国及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等归属到美国的旗帜下，中国大陆、朝鲜、蒙古等则处在前苏联建筑的影响之中。东亚各国从美国及前苏联建筑的影响下脱离开来虽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但从20世纪东亚建筑的发展来看，其建筑现代化的历史可以说是在本土性与国际性之间摸索其表现的历史，充满着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冲突。这样，探寻本土文化与现代建筑的结合点成为东亚各国普遍关注的课题。

20世纪东亚各国建筑的发展其实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以至于当今所呈现出的建筑面貌也是十分多样的。日本归属在发达国家行列，尽管其建筑的发展也曾长期存在着本土化与现代化的碰撞，但“西方化”或曰“现代化”是其主流，也正是“西方化”推动着日本现代建筑的潮流不断向前发展。接下来是韩国以及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它们正处在“发达”与“发展中”之间。而中国大陆、朝鲜和蒙古则处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这种经济与建筑发展的交互运作是客观存在的，并对建筑的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三

日本在东亚现代建筑的发展上是走在前面的，从东亚现代建筑整体发展来看，有一相关历史事实令人回味：1964年丹下健三在日本设计完成东京代代木奥林匹克综合体育馆，1988年金寿根在韩国设计完成汉城奥林匹克体育馆，1990年马国馨在中国完成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金寿根和马国馨都曾在丹下健三处研修，作品中也反映出丹下健三影响的痕迹。这说明东亚各国在接受日本现代建筑的影响上是显在的，各自的发展历程既相关又不相同。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近10年间，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口号下，雇佣了大批西洋人来从事日本尚无经验的官营工厂、铁路和兵营等的建设。1877年前后，正规建筑从工厂转向了政府建筑，以英国建筑师康德尔(Josiah Conder, 1852-1920)为首的又一批受到过西方建筑正统训练的西洋建筑师成为被雇佣的对象，并在西洋古典主义的教育体制下培养出了第一代日本建筑师。这一批建筑师随之开始活跃，支撑起了日本建筑界。20世纪初，西方现代建筑新思想涌动，马上便波及了日本。从1915年前后开始，受西方直接影响的日本的表现派、后期表现派、风格派、包豪斯派、柯布西耶派纷纷登场，大批日本年轻建

筑师更是直接跑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大本营拜师求教，随即便把学到的东西带回日本。这些人中，可以举出出身于赖特门下的远藤新、土浦龟城，出身于包豪斯的山口文象、山胁严，出身于柯布西耶门下的前川国男、坂仓准三和吉阪隆正等人。这种储备为二战后日本现代建筑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因之，日本战后首先是柯布西耶派异军突起，继承之的还有连绵不断的后备大军：丹下健三、槇文彦、矶崎新、黑川纪章等。战前的后期表现派也不示弱，以村野藤吾、今井兼次、白井晟一、内井昭藏等建筑师为代表继续活动。80年代以来当代日本建筑所呈现出的多彩面貌更使得日本成为影响世界建筑潮流的重要发信地之一，涌现出安藤忠雄、谷口吉生、伊东丰雄、长谷川逸子、妹岛和世等一大批优秀建筑师。20世纪日本建筑的发展，从二战前作为西方建筑支流的阶段，发展到与西方建筑合流，进而展现出自身特色，反过来对东亚乃至世界建筑的发展产生影响。

中国的情况则有很大不同，我们无法在西方现代建筑的研究体系内对中国建筑的发展进行度量，从中国自身出发来研究中国应该是最为合适的。中国自南京条约开始五口通商，比日本对西方五国开放港口的1859年早16年，但其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中国是被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国门，对西洋文化的态度是抵触性的。而日本则是在西洋文明所象征的船坚炮利的威慑下，相对主动地把西洋文明请进了国门，因而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是受容性的，就像之前是中国文化的受容国一样。这样，西洋文明所带来的建筑的现代主义运动始终未能在中国生根。中国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乎是每隔10年就会爆发一场战争，不是外侵便是内乱，短暂的和平建设时期内出现的建筑思潮是以民族主义为主导的，吕彦直设计完成的中山陵(1929年)和中山纪念堂(1931年)就是其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建筑师进行过许多探索，50年代在追求“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的口号下追随过前苏联的偶像，北京十大建筑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作品。之后由于前苏联支持的退出，中国开始自力更生，并经“十年文革”，又在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着“民族化+现代化”的口号对50年代的追求进行过复演，也同时在打开国门后面对各种新的建筑思潮措手不及。但当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建筑师认识到，应该“立足本国、放眼世界”，走自己的路。80年代以来中国的建设量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建筑师也在这种机遇下进行了许多建筑探索，产生出白天鹅宾馆(佘峻南、莫伯治设计，1983年)，阙里宾舍(戴念慈设计，1986年)，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马国馨设计，1989年)。清

华大学图书馆新馆(关肇邨设计, 1991年)、北京菊儿胡同新四合院住宅(吴良镛设计, 1994年)和上海浦东新区等优秀作品。这期间, 外国建筑师在中国建筑市场的活动对中国建筑水准提高的推动作用也是值得一提的, 其代表作品有贝聿铭的北京香山饭店(1981年)、波特曼的上海商城(1990年)、夏邦杰的上海大剧院(1998年)和SOM建筑事务所设计的上海金茂大厦(1999年)等。

台湾曾在1624年被荷兰占领, 1626年西班牙人侵入, 1642年荷兰从台湾北部驱逐出西班牙人, 1661年郑成功从荷兰手中收复台湾。进入19世纪, 台湾的淡水(1862年)、基隆(1863年)、平安港(1864年)、高雄港(1864年)相继开港。1895年至1945年是日本占领的50年, 日本把它们当时从西方习得的规划设计理念和建筑风格在台湾的土地上进行了演练。二战后, 1951年至1965年间, 是美国对台湾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期, 美国对台湾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一时期王大閼的建筑活动以及贝聿铭、陈其宽和张肇康合作规划设计的东海大学校园建筑引人注目。1965年美国对台湾的“经济援助”终止后, 台湾经济开始自立, 随之于1966年推行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台北国父纪念馆(王大閼设计, 1972年)、圆山大饭店(和睦建筑师事务所设计, 1973年)等都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1976年, 台湾提出“12项计划”建设方案, 各地开始出现文化中心兴建热潮, 彰化文化中心(汉宝德设计, 1978年)、高雄文化中心(王昭藩、翁金山设计, 1980年)、台南市立文化中心(王俊雄设计, 1982年)等相继建成, 设计上充满了现代建筑本土化的探索。80年代以后, 李祖原及其建筑作品系列的出现, 以及台湾年轻一代建筑师的崛起是值得关注的。

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 香港和澳门的情况则有所不同。香港被英国侵占百余年后, 中国已于1997年7月1日恢复了对其行使主权。澳门作为东亚最早对西方开放的贸易港口, 自1553年葡萄牙人入澳门以来, 一步步拓展其势力范围, 1887年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了《中葡条约》, 把澳门完全置于其殖民统治之下。1999年12月20日中国也恢复了对澳门行使主权。因之, 20世纪香港和澳门的建筑发展便受到更为直接和强烈的西方文化冲击, 同时受到中国内地的影响, 建筑本土化的探索尚不明显。在香港和澳门的土地上, 长期以来活跃着的是西方建筑师。香港以英国建筑师的活动为主, 像早期进入香港的巴马丹拿和利安建筑师事务所, 澳门则以葡萄牙建筑师的活动为主, 至今还在活跃的尚有苏东坡、韦先礼和马锦途等。两地本土建筑师的崛起是从80年代开始的, 香港有何弢、王欧阳、刘

荣广和伍振民、关善明、严迅奇、吴享洪等，澳门有陈炳华、冼百福等。西方著名建筑师的活动对香港和澳门建筑品质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产生出一批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建筑作品，如福斯特设计的香港汇丰银行(1986年)和新机场(1997年)、贝聿铭设计的香港中国银行大厦(1989年)和苏东坡设计的澳门文化中心(1999年)等。

韩国现代建筑也可以说是在两大潮流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潮流是基于韩国自身的文化和传统，另一种则是在与现代主义文化的冲突中左右摇摆。与东亚其他国家一样，韩国同样面临着民族化和现代化的矛盾，这也是现代韩国建筑问题的焦点所在。在现代韩国建筑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多样状况正是上述问题的反映。60年代，从批判现代主义产生出传统回归的地域主义，与第三世界国家产生出的独自建筑的追求相应，在大型公共建筑建设中，政府的要求几乎决定了建筑的方向性。70年代，普遍尝试的是传统建筑样式的现代表现，开始追求空间所具有的精神内涵。但实际上，关注的只是样式中包含的历史性，并反复应用在建筑表现中，并没有逃脱折衷主义的范畴。80年代以后，开始批判主张功能主义的现代主义，尝试更加自由地表现建筑的形式，这一动向与政治经济的变化以及韩国第三代建筑师的产生密切相关。与此同时，以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为中心的大量海外建筑思潮流入，使得韩国现代建筑发生了很大变化，也对韩国建筑带来多样的影响。一些韩国学者认为，韩国现代建筑并不是在接受现代建筑或是否定现代建筑的基础上产生的，应该说，韩国建筑的最本质课题是要认真研究现代建筑本身，并发掘出其潜在的可能性。

朝鲜和蒙古的当代建筑，可以说曾长期处在前苏联建筑的影响之下。朝鲜建筑在接受前苏联建筑深刻影响的同时，在建筑民族化的道路上进行了许多探索。在朝鲜，建筑始终与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密切相关，很难接受来自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当今蒙古建筑则有其本土建筑文化探索和受到来自西方文化冲击的一面。蒙古民族有史以来是以游牧民为主的，活动住居的蒙古包就成为蒙古建筑的重要发源。然而，进入19世纪，由于受到中国内地、西藏、俄国以及欧洲各国的影响，蒙古的城市开始呈现出与其地方特征极其相异的面貌，外国建筑师的作品在20世纪20年代也开始在蒙古出现。30年代和40年代合理主义者和构成主义者的创造力和进步理念对二战前蒙古建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战后蒙古最初的现代建筑师奇梅德(B.Chimed)的建筑活动引人注目，他1948年毕业于莫斯科建筑